

全文检索

按标题

Go

登 陆

用户名

密 码

Go 注册=>

友情链接(不分先后)

所有文章>>学术研究>>学生园地

### 生育，让女人无处可逃：萧红小说中的生育描写

作者：张早鸣 添加时间：2007-5-17

整理录入：chinagender 本文浏览人次：699

资料来源：性别教育论坛

<http://genders.zsu.edu.cn/ReadNews.asp?NewsID=2810>

内容摘要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，萧红在其主要作品中多次描写了妇女的生育体验。从早期的《弃儿》、《王阿嫂之死》，到后来的《生死场》，再到创作晚期的《呼兰河传》，妇女的生育问题始终是她关注的一个问题。比较这几部作品中萧红对生育经验的描写，可以看出，她从自己的生育经历出发，对乡村妇女的生育经验展开了批判性的审视，并以此表达了对父权社会生育文化的强烈反抗。

关键词：萧红 生育 父权制

萧红（1911-1942）原名张乃莹，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，通常被归入“东北作家群”的行列[1]。而在文学史之外，萧红其人比她的作品更受关注，尤其是在爱情道路上的坎坎坷坷最受注目。自她死后，不同形式的传记，忆述，悼文，考证等大量出现，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不息。然而，她在现代文学史上虽然从未被忽视或冷落，但多少是被低估的，萧红始终屈居于同时代的丁玲、张爱玲之后，处于次要的位置。终于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许多学者希望改变萧红研究的现状，提出了重读萧红的要求。她们重新评价萧红生命中的选择，探讨不同研究方法的可能性。这其中，女性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。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萧红不同时代的几部重要作品：《弃儿》（1933年）、《王阿嫂之死》（1933年）、《生死场》（1935年）和《呼兰河传》（1940年）。在这几部作品中，萧红都表现出了对女性生育的关注。比较这几部作品中对生育经验的描写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她从自己的生育经历出发，形成了对待生育的批判态度，并以此表达了对父权社会生育文化的强烈反抗。

#### 一、《弃儿》[2]：个人生育体验的再现

萧红的处女作《弃儿》写于1933年，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她对自己第一次生育经验的纪录。从文中可以看出，女主人公芹在即将生产的同时，还饱受贫穷、无家可归的折磨。她寄住在朋友家，却仍因为和蓓力的同居关系而受到歧视。与此同时，城里还在发洪水。这就让怀孕成为一件很糟糕的事情。生产的过程让她更加痛苦，孩子也因此成为多余的存在，毫无用处。

在《弃儿》第一章作者便写道，“女人带着她的肚子”、“倒在床上，她的肚子也被带到床上”，这里用“带着”拉开了女人与肚子里孩子的距离，孩子仿佛是一种负担，并且她是用“两个惊恐、忧郁、手指四张的手”来抚摸自己的肚子。接下来，文章全是描写芹在困境中孤独无助的心境。在这种心境中，芹的思想中从未涉及过她的孩子。直到芹能感觉到孩子的活动时，作者仍然拒绝赋予孩子生命的意义，而是说“肚子越长越大了！由一个小盆变成一个大盆，由一个不活动的物件，变成一个活动的物件”，并将其与蚊虫并置“蚊虫在她的腿上走着玩，肚子里的物件在肚皮里走着玩，她简直变成个大马戏场了，什么全在这个场面上耍起来”。怀孕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是完全疏离的，孩子完全被异化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东西，而不是一个生命，作者将它与蚊虫并置，以此表现母亲对孩子的抗拒和恐惧。

到了生产时，也是所有问题爆发的时候，天空中下着倾盆大雨，蓓力四处借不到住院费，原本寄居在朋友家现在朋友的岳母却要赶他们走，这些更加凸现了孩子的不合时宜。作者着力描写了生孩子时的痛苦：“在土炕上滚成泥人”、“只想撕破自己的肚子”、“野兽疯狂般的尖叫”、“把肚子压在炕上，要把小物体从肚皮里挤出来”（这里仍是用的小物体）、“脸惨白得和铅锅一样”，把生育过程表现得非常恐怖。

孩子出生后，芹仍拒绝孩子，只嚷嚷着奶子痛，而从没询问过关于孩子的话，甚至连看护将孩子抱给她看，她都不愿意，连说“不要”。文中写到“她的声音里母子之情就像一条不能折断的钢丝被她折断了”。最终，她找了一个理由将孩子送人，就是“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”，她以自己的革命理想来说服自己放弃孩子。之后，芹因欠债而滞留在医院，但却可以“享受着大树上招摇细碎的月影，满墙走着，满地走着”。没有了孩子之后，芹虽然依旧穷困潦倒，但是心情轻松了，也积极乐观了起来。最后，离开医院时“她没有小孩也没有汽车，只有眼前一条大街要她走，就像一片荒田要她开拔一样”，似乎预示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，充满了轻装上阵、踌躇满志的喜悦。

在作者笔下，孩子自始至终与芹的生活是不相融合的，是多余的，不仅什么用也没有，而且还是一种挂碍。在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，芹的肚子与她的身体是分离的，肚子里的孩子完全是与蚊虫差不多的东西。孩子出生后，芹与他更加疏离，即便芹偶然因孩子的咳嗽而流露出爱意，也立刻就被自己否决。从萧红的传记中，我们可以看出芹的经历也是萧红本人经历的写照[3]，那么为什么她对待生育是这么的抗拒，与孩子之间是这么的疏离？在她后来描写生育的作品中，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答案。

## 二、《王阿嫂之死》、《生死场》：揭示生育背后父权文化的压迫

《弃儿》之后不久，萧红写了《王阿嫂之死》，她将目光集中到农村妇女的生育经历。在这篇小说中，作者仍然拒绝赋予孩子人的生命，将其称之为“一个小的、新的动物”，生育的景象也变得更加恐怖。作者没有写生产过程中动态的痛苦，而是展现了产后一个静止的画面：“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，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、新的动物在挣扎”、“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，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。她的嘴张得怕人，像猿猴一样，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萧红不再局限于生育过程本身，她开始描写妇女生育的环境。王阿嫂的丈夫被张地主烧死，她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在田庄上辛苦地劳动，这样还不够，她还受到张地主的虐待——踢她的肚子，直接造成了王阿嫂的难产与母子双亡的结局。怀孕时期的妇女是最需要呵护和照顾的，可是王阿嫂不仅没有丈夫的照顾，更是在这一生命最脆弱的阶段受到了更深重的压迫，直至丧命。

如果把《王阿嫂之死》看作前奏的话，发表于1935年的《生死场》则是对农村妇女生育环境更加全面的展示，这些揭示了生育现象背后的文化压迫。

首先，在第四章“荒山”中，一群妇女的闲聊着说起了生育：

“二婶子，不是又有了呵？”

二婶子看一看自己的腰身说：“像你们呢！怀里抱着，肚子还装着……”

她故意在讲骗话，过了一会她坦白地告诉大家：“那是三个月了呢！你们还看不出？”

菱芝嫂在她肚皮上摸了一下，她邪昵地浅浅地笑了：“真没出息，整夜尽搂着男人睡吧？”

“谁说？你们新媳妇，才那样。”

“新媳妇？哼！倒不见得！”

“象我们都老了！那不算一回事啦，你们年青，那才了不得哪！小丈夫才会新鲜哩！”

……

“说呀！你们年青，每夜要有那事吧？”

在着当儿二里半的婆子进来了！二婶子推撞菱芝嫂一下：“你快问问她！”

那个傻婆娘说话一向是有头无尾：“十多回。”

全屋的人都笑得流着眼泪了！

从李二婶子先是忸怩作态地否认怀孕，到过了一会大方承认怀孕可以看出，女人们对待怀孕是欣喜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自豪的，这显然与传统父权文化中对生育的赞颂和鼓励有关，妇女因为承载了传宗接代的重任而有了可以被尊重的机会，当然这个前提是她生的是男孩。此外，从这段对话中还可以看出，对于女人来说，生育又是和性相联系的。虽然她们谈起性的时候是相互试探的，态度是暧昧的，可性却是快乐而刺激的。但是，这种性的欲望连同贞节的意义都是由父权制决定着，都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。父权文化歌颂的生育是有条件的，必须是婚内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生育，怀孕因此成为检验妇女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。这一群女人之所以可以如此轻松有趣地谈论性和生育，是因为她们有父权制认可的婚姻作为道德保障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，当金枝发现自己未婚先孕时，她却是陷入了莫大的恐惧和绝望，这使她转而开始害怕和憎恨自己肚子

[4]，“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，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，手按得紧些，硬的地方更明显。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，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，她被恐怖把握着了”。

在第六章“刑罚的日子”中，作者描写了妇女接受“刑罚”的生产场景，这些场景又与对生育的歌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萧红将妇女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放在一起描写：“房后草堆上，狗在那里生产。大狗四肢在颤动，全身抖擻着。经过一个长时间，小狗生出来”，然后是五姑姑的姐姐，她也是在草堆上爬行，难产，然后孩子落产，当场夭折。四月，鸟雀孵雏，金枝生产。十几天后，二里半的老婆傻婆娘和李二婶子相继生产，与此同时，“不知谁家的母猪也正在生小猪”。这就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了对比，“整个乡村中，人与动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”。但是很显然，动物纯粹生理性的生产是自然界的状态，动物的生产并没有禁忌和刑罚，刑罚只是出现在女性的生产世界里。另一方面，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对比还反映出妇女们像动物一样，没有健康卫生的生产环境，而且是“盲目”地生育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

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殖繁衍，对于男人来说，种族的延续是很重要的。但是，《生死场》中的男人却无心顾及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们对于生育是一种仇视的态度。五姑姑的姐夫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，认为正忍受着难产折磨的妻子是在装死，并要动手打她，这使得难产中的女人几乎一动不敢动，更不敢叫，只能“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”。而且在对这一场面的描写中，作者称呼每个人物都省去了具体身份，而是直呼其“社会角色”，比如：母亲，妻子，男人等。这样就把特定的情境普遍化，使五姑姑的姐姐的生产不再是她一个人的独特经验，还象征着整个社会的女性经验[5]。此外，金枝的丈夫成业被女儿不停的哭声激怒，一气之下就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摔死了。当战争和贫穷使得男人们焦躁得连种族延续这件大事都不再在乎时，妇女原本可以凭借生育获得的仅有的一点自豪感和满足感都被剥夺。并且，对于男人来说，性只是性，性只有快乐，生育的痛苦却是事不关己的。金枝的丈夫在金枝即将分娩时还与之发生性关系，差点使她送了命。文中大多数女人都木纳地接受这样的痛苦，反而是傻婆娘在生孩子时哭闹“我说不要再要孩子啦！没心肝的，这不都是你吗？我算死在你身上！”，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她的这种很微不足道的反抗在文中的女人看来却是她“傻”的表现。

由此不难发现女人们面临的生育环境：一方面，女人是没有办法避免怀孕生子的。不仅是父权文化赋予了她这样的使命，而且男人有权向女性要求性满足，女性也必须承担满足男性的性义务。即便文中也暗示了女人对性快感的享受和渴望，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可怕的生育，就算不想承受生育的痛苦，她也不能拒绝丈夫的性要求。另一方面，男人仇视女人的生育和哺育，并且用各种方式将自己脱离出来，让女性陷入孤立，女人独自承受生儿育女的痛楚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就算女人自愿承受身体之痛，精神上也无法有尊严地生育，强大的杀妇仇妇文化不断剥夺女性的生存空间。女人在生育过程中，除了承担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，一无所获。

### 三、《呼兰河传》：与生育彻底决裂

《生死场》之后，到1940年，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再次描述了妇女的生育。在此期间，萧红经历了与萧军的分手，分手后生下了和萧军的孩子，孩子不久就夭折了，她跟随端木蕻良远赴香港，在香港写下了《呼兰河传》。小说中只写了王大姐一个人的生育经历，并且没有对生育过程和肉体痛苦的直接描写，甚至是刻意淡化了对生育的关注，但是通过对生育前后王大姐的描写，展示的却是生育与妇女生命之间的冲突，生育因此成了一种彻底的自毁行为。

没有和冯歪嘴子同居的王大姐是粗壮健康圆润的。在别人眼里，她“大头子大眼睛长得怪好的”，“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”，“膀大腰圆带着福相”。“她是很能说能笑的人，她是很响亮的人”，“她打起水来，比她父亲打得更快，三绕两绕就是一桶”，是个“兴家立业好手”。大家都认为谁家娶到她真是好福气。在这里，她的一切都符合社会文化传统为农村女孩设立的标准：健康勤劳能生养。

但是她不明不白地和冯歪嘴子在一起了，虽然文中没有明确写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通过人们的议论我们至少可以判断，王大姐是自愿与冯歪嘴子结合的，因此还克服了一些阻力，这些阻力正是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。人们所认可的道德标准是不允许王大姐这种“私奔”行为的。于是，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，她不仅“脸有点清瘦，颜色发白了许多”，而且事情曝光后，在大家的眼中也成了坏东西。以前的一切优点立刻成为了缺点，能说能笑、很响亮变成了声音太大，打起水来三绕两绕就是一桶使她显得粗壮得如抗工，力气太大，总之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到了第二次怀孕的时候，更是“一天比

一天瘦，一天比一天苍白，她的眼睛更大了，她的鼻子也更尖了似的”。即便这样，她也不舍得多吃一个鸡蛋。冯歪嘴子因此还称赞她“要生小孩了，多吃一个鸡蛋也不肯。看着吧，将来会发家的……”。最终，冯歪嘴子没有发家，她却生完孩子就死了。这样悲惨的死去还被认为不吉利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将要成为游魂。

没有正式婚姻的生育让王大姐在道德上成为可耻的，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苛求她的贞节，要惩罚她的越轨行为。生育本身又让她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以致于最终丧命。在萧红看来，生育的最高目的一旦达成之后，原始的个体便或快或慢地趋于衰弱。为了创造新的生命，母体要承受损害和痛苦，孩子是母亲生命的攫取者，父权文化留给妇女的生育空间是如此狭小和苛刻，但却要求妇女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去完成生育。生育因此对于女性来说成为一种毁灭性的行为。至此，萧红表达了对这种生育文化的彻底怀疑和决裂。

### 小 结

在萧红看来，生育使女人经历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，并且从根本上来说，它是男权社会杀妇的一种工具。在父权文化管制下，生育的代价对于女人的生命来说是无法承受的。于是，我们便不难理解在以她自己为原型的《弃儿》中，萧红所表现出来的对生育的拒绝和对孩子的疏离与冷漠。现实生活中，萧红的确深受其害。她第一次怀孕时，孩子的父亲把她扔在欠了一大笔债的旅馆不辞而别，她生下孩子便立刻送人。第二次她发现自己怀孕时，已经与萧军分手，但是萧军却要求她能够生下这个孩子。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，她觉得自己又一次解脱了。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孩子是被她自己弄死的，即便不是这样，她也已经通过自己的行为 and 作品表达出了对她身边的男性，对整个父权制彻底的鄙视、仇恨和决裂。

注 释：

[1] 该结论来自孔范今主编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。

[2] 文中所有引文均出自《萧红作品精编（小说卷）》，漓江出版社，2004年版。

[3] 《萧红传》，季红真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08—123页。

[4] 《跨语际实践——文学、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（中国，1900—1937）》，刘禾 著，宋伟杰 等译，三联书店，2003年，第292-293页。

[5] 同[3]

参考文献：

(1) 《萧红传》，季红真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00年。

(2) 《生育与村落文化/一爷之孙》，李银河著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3年。

(3) 《跨语际实践——文学、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（中国，1900—1937）》，刘禾 著，宋伟杰 等译，三联书店，2003年。

(4) 《戏剧性讽刺——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》，艾晓明

<http://genders.zsu.edu.cn/ReadNews.asp?NewsID=1172>

当前评论：

注册会员 于2008年1月30日 14:46:27发表评论:

Google is the best search engine <a href="http://google7391.com/">Google</a>

评分:5分

-----

添加评论： [j\\_m 5分](#) [j\\_m 4分](#) [j\\_m 3分](#) [j\\_m 2分](#) [j\\_m 1分](#)

发表评论

\*您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，与本网站无关。  
\*如有过激言论或不文明行为，网站管理人员有权取消您的帐号。  
\*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。

中华女子学院性别研究信息中心制作 妇女/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站监制 备案编号：京ICP备06032579号

邮箱：webmaster@chinagender.org 电话：（010）84659067

妇女/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版权所有 2003-2006